



陳慧坤與他二十五歲的自畫像，從充滿憂鬱的眼神到自信的神采。（陳慧坤提供）

已。妻子對他深情款款，願意與他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伴他作畫。然而他卻只想停頓，難道他是試圖讓自己空白中重新歸零，再出發嗎？

**在記憶裡翻箱倒篋**

那天，當我去拜訪陳慧坤時，拿出一本他的傳記請教他，他拿著放大鏡像初生



陳慧坤  
玉山第一峰  
1972  
紙·膠彩  
92X180cm

## 當模特兒的 一天

美麗人生



陳慧坤2003年的花卉寫生，九十七歲的他，一隻眼睛早就看不見，視力模糊，已經很少作畫了。難得畫下這張水彩作品，似乎尚未完成。（鄭惠美攝）

## 九十七歲 陳慧坤 畫像記

文·圖片提供／鄭惠美

陳慧坤以傲視群山的第一峰，畫出他心中的傲然，他自許是「放眼乾坤第一派」的畫家。如果沒有自信，終究只是淪於盲目的沾沾自喜……

陳慧坤終於熬過來了，九十歲以後的他頻頻獲獎，除了機緣，有來自他沉得住氣的自信及日復一日不曾止歇的努力。如今，生命史上來來往往的痛楚與榮耀，都淡了，遠了，他已不復記憶。

「我」一生的路都在探索繪畫之美的體驗，至今不曾停歇。這也是我永遠的路，一生不能停止的工作。」

辭別陳慧坤夫婦，走在風蕭蕭回家的路上，我思索著陳慧坤九十二歲在歷史博物館個展時，意興風發的談話神采。

如今九十七歲的他，身體仍很硬朗，卻無法再如從前拼命作畫，甚至已有四年不再創作。是有點寥落，有點感傷，看在眼裡，疼在心裡的妻子，不忍見他如此意興闌珊，與其失望不如創造希望。爲了喚起他心中的最愛，從未提筆畫過圖的她，竟然拿起畫筆寫生花卉，引誘他畫畫，只是他老人家常常不爲所動，偶爾畫一張而



陳慧坤  
白朗第一峰(二)  
1973  
紙·膠彩  
92X186cm

生也開了藥，不過沒什麼大用。

對於這樣一個甫得國家文藝獎，幾年前又獲得行政院文化獎的前輩藝術家，大器晚成，他的親朋好友大多已凋零，昔日榮耀的腦子像個後現代場域，交織拼貼著不同的時空舊事。

身旁的妻子見他如此胡謔，也只能在旁搖頭，師母說她帶他去神經科看過，醫生也開了藥，不過沒什麼大用。

嬰兒般好奇地翻閱著，忽然他驚奇地叫起來：「噢！這些圖都很面熟，怎麼每張都是我的圖，你怎麼有這本書？」他要我借給他，晚上再拿回去，陳師母在一旁告訴他：「我們家也有，你早就看過了！」

接著他在記憶裡翻箱倒篋，忘情地訴說他娶了三位太太，每一位都是高女畢業的，都很優秀，他更口出驚人，說他讀台中一中時，人家就要跟他介紹。坐在一旁的師母，大吃一驚，這是結婚之六十年來她第一次聽聞，在她的追問下，他便支支吾吾，顧左右而言它。他又說台中一中的校長告訴他當年他讀書時是第一名，他要我晚上去台中問校長是否真有這回事。我心想日治時代那個校長應該早就不在人間了，我只好笑笑，附合著他，不忍戳破他心中的夢想。甚至他還得意地說：「蔣公封我為政務委員，不過我不想當，我要當美術委員！」我終於明白他的腦子像個後現代場域，交織拼貼著不同的時空舊事。

獎座，仍整齊地排放在客廳裡，而他卻像在夏卡爾的繪畫裡，常在夢裡迴旋，神遊過往。

### 擷起他的創作熱情

由於事先聽師母說過他已很少畫畫，大多在睡覺，我靈機一動，與其聽他天馬行空談過往，不如試著讓他畫圖，也許能恢復他的繪畫興趣。

「陳老師，您不是得過東京美術學校素描滿分嗎？人人叫你第一名，您真的是第一名嗎？我不太相信，您畫給我看，我當您的模特兒，好不好？」我存心這麼問，想激他，擷起他的創作熱情。我這一問似乎把他的氣概逼出來了，他真的像小孩子一樣，以為我不相信他的實力，要證明他的功力給我看。他要師母拿筆和速寫簿來，師母好不容易盼到這個時刻，迅速拿出畫具。他果真一板一眼地畫了起來，我心裡暗自竊喜，他果真中計了。他畫了幾筆就換了一張，又幾筆又換了第二張，換到第三張，我看他先定比例，把上半身頭、手、腰的部位定下來，再以鉛筆來回畫輪廓線，當他專注地凝視我時，我驀然驚覺他回神了，那股創作的磁力慢慢把他吸回來了。

### 把比例定安就安心了

在一旁看著陳慧坤畫畫的師母也感到訝異，這是他第一次對著客人畫，平常師母要他畫，他



正在為我畫像的陳慧坤。(鄭惠美攝)



陳慧坤手拿放大鏡翻閱自己的傳記，他驚訝地發現怎麼每張都是他的圖。(鄭惠美攝)



九十七歲的陳慧坤與四十五歲的膠彩自畫像，由睥睨的眼神到年高德劭的畫家，他的人生又過了半世紀，他今日的畫藝，完全奠基於他孜孜矻矻的全力以赴。(鄭惠美攝)



陳慧坤載歌載舞，青春煥燦的生命力，倏然在九十七歲的老畫家身上乍顯。（鄭惠美攝）

人折騰了一番後，他開始動筆。

**婆婆起舞，青春煥燦**

又畫了一個鐘頭，頭部仍是一個圓，他只在頭髮上大致分出明暗，他又想換一張重畫，他抱怨紙張太小，頭的比例小了一點，我連忙阻止他，說下次再重畫，因為我還有事必須先走。他繼續抱怨那本速寫簿，只能畫動態速寫，不能畫素描，我一聽「動態速寫」，馬上擺出晃動的姿態，看他畫不畫，豈料他一看反而從沙發上用力的站起來，我與師母都不知他要說什麼？難道要站著畫嗎？我正在狐疑之際，卻見他開始婆婆起舞，唱著日本歌，拍手又左右扭動身子，青春煥燦的生命在一剎那之間乍現了，我不禁拍手叫好，心想如果他天天有得畫，他甚至沒有閒情去胡思亂想，創作的靈感也不會隨之蒙塵。

### 探尋西洋美術的步履

創作若是一條道路，陳慧坤是孤寂的，與他在東京美術學校留學的台籍畫家，不是多次入選日本帝展，就是獲得台展特選、台展賞或免審查資格，風風光光，而他只是入選台展、府展而已。他心中必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失落，在一個人以獎定藝術高下的年代。

對於一個不肯認輸的人，唯有用功再用功，才能達到



陳師母不忍見陳慧坤天天吃飽就睡覺，提不起勁畫畫，從未畫過圖的她，竟提筆作畫，為的是引誘先生畫畫，這是她的鬱金香水彩寫生作品。（鄭惠美攝）

都提不起勁，懶得動筆。一個鐘頭過去了，菲傭催著吃中飯，他理直氣壯地說：「吃飯，有這麼重要嗎？畫畫才重要！」半個鐘頭又過去了，師母也問他還要畫多久，他厲聲宣告：「不要叫！我在畫畫！」身為模特兒的我，不動聲色仍好端端地坐著。又過了一陣子，師母又問還要多久，他說五分鐘，他終於畫到一個階段停了筆，對我說：「把比例定妥了，這樣就安心了，就可以畫細部了。」說罷，大家用餐去，我一看，臉部尚未畫五官，大致的輪廓已打定，已經花了他兩個鐘頭。

吃飯時，他心情極佳，胃口極好，還要收我為學生，他強調素描是一切的根本，要我回去照著他今天畫我的方式也畫一張，拿來給他改，三個月後就可以畫得不錯了。還說下次來時，他要畫大張的素描，今天的速寫簿太小了，他不能發揮。

### 只有畫畫才又活過來

真的，只有畫畫他才如夢初醒，又重新活過來，與早上似乎仍在說夢話的他，判若兩人。我建議師母，請個模特兒給他畫，陳老師就不致於睡得生鏽了，他的腦子就會愈用愈靈活，畫畫其實也是一種治療，活絡元氣的妙方，看來是比藥還管用。我快馬加鞭趁機問他：「老師，每天請個模特兒讓您畫，好不好？」他滿口歡喜地說：「好！」我清晰地聽見他篤定的聲音，他仍然嚮往藝術的世界，即使已經走到年華凋零的時節。

睡過午覺後，師母不忘提醒他繼續畫畫，她幫他把大燈關掉，開了小燈，我又坐定在他面前，他畫啊畫啊，忽然他發號司令：「後面的櫥櫃不能拿張白毯遮住，頭髮與櫥櫃的顏色分不出來。」八十五歲滿頭銀絲的師母，與菲傭手忙腳亂地找白毛毯，或白色的大紙張，不一會兒，只見師母慧黠地掀起餐桌上的花餐布，反個面遮住櫥櫃，剛好成了最佳的白色佈景。他仍不滿意要他們把餐巾挪左挪右，兩



汐止自宅  
寫生

陳植祺

水彩

1925

文／李欽賢

陳植祺（1906-1931）是一位桀傲不馴的畫家，短短二十五年生命，卻如同稍縱即逝的彗星，迸放出精彩的藝術成就，作品之豐，成就之高實令今日許多同齡青年望塵莫及。

一九二五年陳植祺帶頭鼓動台北師範學潮，終遭致退學處分，同年以同等學歷考上東京美術學校，可是畢業翌年即鬥不過病魔而撒手人寰。

汐止老家是陳植祺的誕生地，也是他長眠之所在，位於今汐止、南港交界處的橫科。一九二五年陳植祺為自己的住家寫生，陳宅係紅磚樓房，周邊乃家族廂房，座落於一片稻田中，更襯托出建築物的氣派，適足以證之陳家的經濟背景。陳植祺父親當時是地方上的殷商，曾出任官派的協議會員，由於知書達理，故極力培植兒子走上藝術之路。



陳慧坤為筆者畫的素描肖像，我當了一天的模特兒，他的素描尚未完成。（鄭惠美攝）

心所憧憬的繆斯殿堂，一九六〇年五十四歲的陳慧坤利用在台灣師範學院（今台灣師大）「教授年假」的機會，終於圓了巴黎之行的美夢。這一年，他不放棄任何一個可能的學習機會，狠狠地對西洋美術印象派的莫內、後期印象派的塞尚及立體派，下了一番苦功。每天一早，帶著便當在巴黎寫生，又在美術館精研名畫，他以見習生的謙遜從頭學起，按部就班地探尋西洋美術的步履痕跡。

### 縱身高山翠嶺，睥睨天下

他融通西洋各畫派的精髓與國畫、東洋畫的養分，化為自身的骨與肉，賦予每張風景畫明燦的色彩，律動的線條，壯闊的氣勢，如《觀音山》（1988）、《白朗第一峰》（1973）、《玉山》（1972）、《合歡山》（1974）等大塊噫氣的作品，成就了他的藝術的醇度，也透露出他追求藝術的苦心孤詣。似乎唯有縱身於高山翠嶺時，他的視野才更清明才展露睥睨天下的自豪，忘去人間的紛爭，那一張《白朗第一峰》畫上的題識，道出他胸中的豪情：

大器晚成久研求 凌雲幾度赴歐洲

天資素蘊搜奇癖 心境常於妙趣遊

只為愛山來白朗 何時揮筆寫丹丘

振衣待上岡千仞 放眼乾坤第一流

陳慧坤以傲視群山的第一峰，畫出他心中的傲然，他自許是「放眼乾坤第一派」的畫家。如果沒有自信，終究只是淪於盲目的沾沾自喜。

陳慧坤終於熬過來了，九十歲以後的他頻頻獲獎，除了機緣，有來自他沉得住氣的自信及日復一日不曾止歇的努力。如今，生命史上來來往往的痛楚與榮耀，都淡了，遠了，他已不復記憶。

當我向他揮手告別時，他似乎又穿鑿時空，跌進了另一個過往，忘卻了此生安在。

派